

人物传记

《卜维廉小传》

第二章 与凯赛琳佳偶天成

到了一八五〇年，屈指一算，已是循道宗的领袖约翰卫斯理逝世六十周年。原来约翰卫斯理是从露天布道的事奉开始，并且是以穷苦的和卑贱的人为听众的。谁料到，经过了六十年的变迁，许多循道会的信徒，背弃了这个传统，而循道会的教堂变得死气沉沉，失去了新鲜的属灵空气，并且不再向劳苦大众传福音。有的人甚至说，假若约翰卫斯理再世的话，恐怕循道会的许多教堂都不再欢迎他了。

这种蜕变一形成气候，循道会就出现了一个改革运动。这种改革主张触发了循道会内部的矛盾，引起了许多纷争和猜疑。由于卜维廉多次参加改革运动的聚会，被渥尔窝循道会教堂取消了会友资格。该教堂业已有三分之一的会友，相率脱离了原有的循道会，并且自行成立了教会，也就是所谓改革派循道会。

在改革派的循道会当中，有一位热心的支持者，即拉毕慈（Edward Harris Rabbits）。拉毕慈非常富有，拥有一座长靴制造厂，并且在伦敦开设了长靴的连锁店。拉毕慈听过卜维廉讲道，觉得卜维廉的讲道，有口才，并有火热的心；最要紧的，是有圣灵的能力。为了支持卜维廉全时间出来事奉神，拉毕慈愿意每星期支付二十先令给卜维廉，试用期为三个月，条件是卜维廉辞掉当铺的工作，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

卜维廉听了拉毕慈的建议，正中下怀，他早已得了一个荣耀的启示，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，包括时间和前途，去向不信的人传扬福音，带领迷路者归向基督。

卜维廉开始新工作的那天，正是他二十三岁的生日——一八五二年四月十日，在那个星期五下午，卜维廉参加改革派循道会的聚会；参加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凯赛琳门福德（Catherine Mumford）。聚会完，卜维廉自动提出，要送凯赛琳回家。当马车到达凯赛琳在不列斯顿（Brixton）的住宅时，他们已知道彼此相爱了。

凯赛琳门福德与卜维廉同岁，她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七日，生于英国德贝郡（Derbyshire）的阿斯邦（Ashbourne），那里离开卜维廉的家乡诺丁汉大约三十五英里。凯赛琳的父亲约翰门福德（John, Mumford）是位马车和车轮的制造商；而凯赛琳的母亲莎拉门福德（Sarah Mumford）则是一位极其敬虔的基督徒。

凯赛琳在母亲的良好家教下，三岁时就开始尝试读圣经，到十二岁时，已把圣经读了八遍。凯赛琳在四岁时，随着父母，搬到英国东海岸的林肯郡（Lincolnshire）的波士顿（Boston），举家与她的外祖父住在一起。这时候她父亲约翰门福德积极地投入刚兴起的戒酒运动，一有机会，就开口宣传酒精对人身体的害处。凯赛琳受到父亲的影响，也投稿在戒酒刊物上，大肆抨击酗酒的危害，并出任少年戒酒协会的秘书。在这期间，她母亲送她到波士顿的一间女子学校读书。她读了两年书，因脊椎骨痛，卧床数月，被迫辍学。在病床上，她抽空阅读教会历史与神学。

凯赛琳在家中最苦恼的事，就是她父亲约翰的性格不稳定，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约翰门福德本是一个戒酒运动的旗手，后来竟堕落为一个酗酒者。为了这件痛心的事，凯赛琳和母亲不断地为约

翰门福德祷告。

凯赛琳十五岁时，随着父母搬到伦敦的不列斯顿（Brixton），一年之后，当凯赛琳年满十六岁时，她是清清楚楚地信主得救了。那是一个早晨，她读查理士卫斯理（Charles Wesley）写的一首诗歌：

我的神啊，我全人属祢，

这是何等美好的安慰；

何等的蒙福，得以知道，

耶稣属我！

她从前唱过这首圣诗，但是在她得救那一天，这首诗歌带着能力，让她的心灵为之震荡。以前，圣经虽有许多应许，但她不能尽信；那天，所有阴府的权势，也无法动摇她的信心。她不再是希望有朝一日得救；她是肯定自己已经得救了。得救的喜乐，泛滥在她的魂间。她迫不及待地跳离她的床，奔跑到她母亲的睡房，把她得救的经历告诉了她母亲。

得救之后，凯赛琳和她母亲就被正统循道会和改革派循道会的分裂所困扰。凯赛琳因为多次参加改革派循道会的聚会，就被正统的循道会开除会友资格。

卜维廉和凯赛琳认识了之后，他们发现彼此之间，既有相同的喜好；又有相同的属灵经历。

卜维廉写信给凯赛琳，述说了他因爱她而有的不安和苦恼，他害怕强烈的爱情，会减少他对父神的忠诚。

凯赛琳在爱情的处理上，比较稳定和踏实；她指出真正的爱情，并不会违背神的旨意。她满怀信心地对卜维廉说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将来如何，让我们结合在一起吧！

一八五二年下半年，卜维廉正式与凯赛琳订婚。

卜维廉在伦敦的改革派循道会担任传道三个月，期满后之后，双方都没有提出续约。

一八五二年七月至十月，卜维廉和凯赛琳常常到凯赛琳住家附近的一座公理会（Congregationalists）的大教堂做礼拜。卜维廉并前往拜访公理会著名的领袖坎贝尔博士（Dr. John Campbell）。

坎贝尔博士亲切地接待了卜维廉。坎贝尔听了卜维廉的见证之后，再与同工们商量，决定接纳卜维廉，让他在公理会作英国国内的布道工作。坎贝尔并提议卜维廉进学院去学习圣经，以便受到更好的装备。卜维廉于是到可顿安训练学院（Cotton End Training Institution），接受面试。在可顿安学院面试时，学校当局向他说明，该学院赞同加尔文主义（Calvinism），并要他研读一本加尔文主义的权威书籍，然后将答案交上来。

卜维廉回去读那本书的时候，发现书中指出，救恩是预定的，不认为每个人可以得着神的恩典。卜维廉不能接受这种预先拣选的学说。卜维廉说，我情愿饿死，也不会去传扬这些理论；如果我这样作，那简直是浪费光阴。

恰好这时候改革派循道会在林肯郡南部(South Lincolnshire)的斯泊汀(Spalding)的教区(Circuit)，需要一位传道人。卜维廉决定接受这项职位；他遂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告别未婚妻凯赛琳，前往伦敦北部一百英里的斯泊汀。卜维廉虽然和凯赛琳相隔一百英里，两人的情书从未中断，双方透过书信，向对方述说各自的工作情况和生活动态，以慰相思之苦。实际上，两人虽然分住两地，两人的心却维系在一起，感情越来越是加深。

由于卜维廉忠诚向主，他在斯泊汀的事工得着神的祝福，给该地带来了灵性的复兴。复兴的流并不限定在斯泊汀，而是向邻近的地区扩散，许多人重生得救。

此外，从正统的循道会分裂出来，还有另一个宗教团体，叫新循道会(New Connexion)。认真地说起来，新循道会奉行的信仰，也有强烈的卫斯理的神学基础，他们也支持复兴运动，并强调平信徒可以参加事奉。

卜维廉和凯赛琳事实上都倾向于新循道会的优点，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卫斯理兄弟的门徒。卜维廉把改革派循道会和新循道会作了一番研究之后，确信这两个团体必须合并才有前途。卜维廉积极推动这项合一运动，并且接触了双方有影响力的负责人，眼看他主张的合一运动要实现，最后却功亏一篑，合并的希望破灭。

一八五四年二月，卜维廉辞掉斯泊汀教区的传道职位，加入了新循道会，进入了威廉古克牧师(Rev. William Cooke)主办的神学院学习。

威廉古克牧师的教导是非常彻底的，他遵循约翰卫斯理的信仰观点，对付世俗化的倾向。卜维廉在那间新循道会的神学院里，又攻读演说术、文法、修辞学、逻辑学、作文、教会历史，以及拉丁文、希腊文。在功课的空余时间，卜维廉从不放弃到学校的周围地区传扬福音。有一次，威廉古克牧师决定亲自聆听学生卜维廉的讲道，以便提出意见，就携带女儿去参加卜维廉的传福音聚会。当卜维廉讲完道，呼召那些有心归向基督的到台前时，响应呼召的人之中，就有威廉古克的女儿。

第二天，是神学院考试，评核前一天学生的讲道表现，卜维廉问教授威廉古克说：“威廉古克博士，你昨晚听了我的讲道，你对我这拙劣的表现，说说你的评语。”威廉古克答说：“亲爱的，照着你现在所作的，继续作下去，神会祝福你。”

一八五五年，新循道会批准卜维廉担任任期为四年的试用牧师，并准他在那一年就可以结婚。这是打破惯例，一般在试用期内的牧师不许结婚。

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六日，卜维廉和凯赛琳在伦敦南部的史道威公理会新教堂(Congregational Stockwell New Chapel)结婚。那是一个简单的、纯朴的婚礼。没有鲜花，没有音乐，没有会众观礼。婚礼后，新婚夫妇前往威特岛(Isle of Wight)的乌来(Ryde。)度蜜月一星期。这一对属灵的终身伴侣遂即投入战场，去执行万军之耶和华所付托给他们的神圣使命。

婚后，卜维廉夫妇渡过英伦海峡(English Channel)，到靠近法国的海峡群岛(Channel Islands)上的革因稷(Guernsey)去布道。在革因稷带领几次聚会后，卜维廉又航行到海峡群岛的另一岛屿泽西(Jersey)，在那里举行了一连串的传福音聚会。

新婚之后，凯赛琳就一路随着丈夫奔波，并一直没有自己的家；她一直在陌生人家中渡过，结果她病倒

了。当婚后六星期，卜维廉到伦敦以北一百七十五公里的约克（York）领会时，凯赛琳留在伦敦的娘家，让父母亲照顾。可贵的是，当凯赛琳身体稍为康复时，就立意投入属灵的战场，加入战斗，她不敢怠慢地前往约克和卜维廉会合。他们夫妇末了一站在丢斯布里（Dewsbury）住了一个月。在最后一场布道会，有两千多人到场，走道都坐满了人，教堂的门被迫在六时关闭，被关在门外的有数百人。在一八五五那一年，在英国北部，约有三千人参加了新循道会。